



青春无处安放

常慧琴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青春·无处安放

常慧琴 著

2018 · 北京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·无处安放 / 常慧琴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7. 12

ISBN 978-7-106-04862-4

I. ①青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1050号

青春·无处安放

常慧琴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13
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/8 字数/19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862-4/I · 1211

定 价 28.00元

自序：莫问收获 但求耕耘

在《青春·无处安放》孕育出版之际，同一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个孩子。因此这一年，两件事对我而言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

白驹过隙，青春尔尔。时下朋友圈充斥着一大关键词：回忆。于是在大片情节中，我带着自己的思绪，回到了十六七岁，在这本书中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、思考和行动。不知道真诚地写那个时代的幼稚，会不会找到同盟。我极尽能力叙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追忆，却不免有言不达意之处。如同今年的我看去年的自己写下的文字时，总不免有幼稚的嫌疑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足够宽容。写这本书时，我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文字训练，只是凭借兴趣和动力，以及对待某些事物的感悟而写作，起初我只是在朋友圈里发，而后又放到了微信公众号“HIF 工作室”之中，是家人、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，让我坚持完成了短篇到长篇的写作，我由衷感谢他们。

一开始的初衷，只是想尝试自己创作一部作品，不曾想过作品能够发表，随着慢慢积累，公众号中不断有不同声音的反馈，越来越想把它用某种介质记录下来，毕竟像培育孩子般融入了自己的感情。

生命长河中，都是平凡而重复的，而小说的构建需要的是跌宕起伏，每本小说的作者，又可以说是它的导演，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，用作者的思想、判断、道德来导演着几个主人公的命运，又或者说是

作者的三观来驾驭着书中事态的开始、发展以至结局。

所以，对于想要继续创作的我而言，坚持阅读，尤其是当前流行的畅销书，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阅读它们可以帮我了解读者喜欢读什么内容，这样我可以学着调整自己的写作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在千变万化中，但不同的是有人不忘初心，坚持了梦想；有人另辟蹊径，选择了放弃。在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年代，我们会不自觉回首那个“芳华”年代的自己，光环也罢，失落也罢，都是匆匆岁月。希望可以通过作品，获得一些“记忆”，以至不会有蹉跎了岁月的遗憾。因此，莫问收获，但求耕耘，我信奉于它，也践行于此。

2018年1月2日写于北京

常慧琴

目
录

前言 / 1

青春·无处安放 / 3

追影 / 233

月·缘 / 237

快·殇 / 241

后记 / 249

前言

心情就像晴雨表，雾蒙蒙的恨不得挤出水来。有时候世界都看似明白的道理却恰恰讲不出来，理不出来。石榴并没有幸运如天之骄子般的骄奢，没有豪华玉锦的配饰，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达贵，她却偏偏自恃清高，幸福得足以把全世界压在脚底。唯一存在的是石榴有一份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爱……忽然间，没有了，那种本就不稳定的自垒情感帐篷轰然倒地，让她辨不清方向，猜不到实处。她是幸福的，恰恰，她也是可怜的……

多年以后，同学聚会上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她到得晚，看见他在走廊上，知道：他在等她。她故作接电话，电话放下，不知该如何打破尴尬。恰好，迎面过来另一位同学，寒暄起来，也就把一场未曾开始的尴尬彻底解除。落座后，一桌的同学互相问候，多年不见，彼此问候不停打听。他们正好坐在对面，余光中不经意注视着。他假借说话之时会瞄她一眼，偶尔互相对视又匆匆垂下眼睑……同学聚会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，她借口晚上家里还有事就先出来了，刚出饭店门就看见他跟了出来。

第一章 留守儿童原型

北方的乡村，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石榴童年恰恰在这样的山村度过。老人的慈祥 and 溺爱，童伴的打闹和陪伴，乡村人们把石榴看作“来做客的城市人”，对她格外照顾。这一切祥和美好围绕着石榴，无忧无虑中她长大了。除了家乡的蓝天、土地、水库、麦田、亲人和鸡笼，外面的一切一切，对她来说都是不相干的，也是陌生的。而这一切，在父母接她回城上学后，戛然而止……

后来的石榴曾对爸妈说，自己算是最早期留守儿童的原型。

那段乡村时光对石榴是难忘美好的，与此同时城市环境适应起来又是很难熬的。

“知足点吧，跟着我们长大不轻松啊，你看你弟那么懂事就知道边上班边带他多不容易！”石榴爸总觉得石榴不懂事，对石榴偶尔表现出来的没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嗔怪甩上一句话。只有当妈的心疼石榴，感觉自己亏欠了石榴童年的母爱。个中滋味也只有石榴自己体会得到……，好在已经长大了。

石家是再普通不过的双职工家庭，弟弟石英胆小老实，懂事听话。石榴已经十二岁了，不胖不瘦，身材匀称，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条细长的小辫。弟弟石英比姐姐小三岁，高鼻梁，圆脸蛋，一脑袋乌黑卷曲的头发，他那排雪白的牙齿当中，缺了颗门牙，一笑起来，就成了个豁豁牙，十分讨人喜欢。在外面，都是石榴护着弟弟，哪个男娃找石英麻烦，打架吵架都是石榴冲在前面。这个年龄的男娃们还是怕身形高大的石榴，她两手交叉在胸前，眉毛一横，圆圆眼睛一瞪，麻花辫往后使劲一甩，自有一股英气。

“要打架呀，小屁孩，不服就比试一下！”那气势堪比要决战一般。

石英问她：“姐，万一他们一起上来打咱呢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怕吗？一定要在气势上吓倒他们！他们要是敢真打……我肯定……。咱不怕，反正我能对付得了他们！”等小孩们都散了后，石榴松口气，放下端着的气势。

“石英，你看他们都是娇气包，只会吵吵几句，不敢动真的，以后别人就算打你也不许哭，听见没？”一边的石英撇撇嘴，看起来一副要哭的样儿。

石榴心软了：“没事，有姐保护你，走，赶快回家，回去爸肯定骂咱们。”

果然，一进家门，石安顺已经冲出来喊道：“又去哪疯了，放学不见人，你妈都下楼找你们好几趟了！”往往这种情形，石榴对父亲既不顶撞也不多吭气。为她这副犟模样，没少挨骂。

石英跨到石榴前面，昂起脖子说：“爸，我们老师下课让留下来打扫卫生，我姐一直等着我，就回来晚了。”石安顺典型的重男轻女，当年生石榴时，知道是个女孩，还埋怨过石榴妈。再加上石榴自小就被送到了老家，回城后好多习惯、学习都比不上石英，石安顺也就更看不顺眼她，石榴也是性子烈，平日里愣是没少挨石安顺的骂。外面，石榴保护石英；家里，石英总护着姐姐，石安顺嗓门一高，石英就冲在姐姐前面。姐弟俩关系比一般姐弟更亲，上学放学都一块相跟着。

90年代，电影院还叫文化宫，文化宫看电影的人也不多，里面座位都是一排排的黄色“硬座”。石榴特别不喜欢文化宫里的味儿，总是潮乎乎、臭烘烘的，地上永远散落着纸片、果壳和烟头。尽管这样，石榴和石英还是喜欢溜进文化宫看电影。偶尔文化宫售票阿姨“松松”

劲，免费让他俩进去。台湾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，姐俩看了三遍，石英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，石榴本来看看着也感动，看到石英的样子倒哭不出来了。

“你这样长大了谁嫁你？动不动就掉金豆子！”

“我看他太可怜了嘛！姐，你说那小孩后来怎么不早点找他妈呀？”

“别想了，那是电影，假的，导演安排的，你这样爱哭鼻子将来娶得着媳妇吗？”

石英哭着就乐了，脸也红了。看电影时，石榴和弟弟会买俩“雪人”雪糕，边吃边盯着屏幕看电影，在石榴的童年看来再幸福不过了。

石榴和石英对看电影的喜爱程度与日俱增，但凡放个新片都不想错过。

“石英，听说今天上映《真实的谎言》，美国电影！放学快点儿，校门口见，得快点儿，咱去买刚出锅的饼子带上吃。”

“姐，跟咱妈说了吧？”石英临进教室又追出来问石榴。

“说了，跟妈说了，赶快进教室吧。对了，铅笔削好放你书包前口袋里啦。”

从早上就盼着放学，石榴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花五毛钱和弟弟去看电影，妈妈苏红不太愿意让他俩去看，让他们去看的话也是瞒着石安顺。

不过，苏红性子好，不耐磨，嘴上不答应，禁不住姐弟俩嬉皮笑脸磨一磨也就同意了，一边往外掏钱，一边嗔怪着：“俩败家子，一个月往文化宫送不少钱。以后不准去啦！”

姐弟俩接过钱，石英嘴甜，先给妈妈捶背，然后干脆一把搂上妈

妈脖子：“妈，你真好，是世界上最疼孩子的妈。”一边说一边还唱上了：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……”石榴站在一边，看着弟弟与妈妈的亲昵，心里是无限羡慕的。

“石榴，看紧点你弟，他老是冒冒失失的。”石榴妈回过头用指尖轻轻戳了一下石英。

“多跟你姐学，都四年级了，还哼哼唧唧的，将来长大了还这样腻歪可不行！”

石英脸一红，“知道了，多跟我姐学！”他一笑就露出了他的“豁豁牙”。

好不容易捱到放学，下课铃一响，石榴第一个站起来，把书本文具直接扔进书包，胡乱一扣就从教室后排往门口冲。

正收拾讲桌的班主任孟老师抬头看见她急匆匆的样子喊道：“石榴，着急忙慌的，干什么去？慢着点！”石榴做个鬼脸瞬时脚步忙收紧了，慢走到教室门口，估摸老师看不见背影了，赶紧飞似的从六年级教室一溜烟跑到石英班的门口。

“还没下课，又拖堂！”从玻璃上看，讲台上的老师还没有下课的意思，举着课本，时不时扶一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，在黑板上抄着什么。

“快点呀，看不到开头多没劲呀！这老师真磨叽！”石榴正嘀咕着，不小心轻碰了下玻璃，就听见里面喊：“谁在外面扒窗户呢，进来！”

石榴吓得脸都红了，拎起书包顺着墙根钻到了教室另一侧，竖着耳朵听了半天，没人找过来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“吓死我了，好在没找过来。”石榴拍拍胸脯又等了一会儿，还

没有下课的动静，又有点站不住了，绕到教室后门，趴在玻璃上往里张望，压根没注意到背后站着的人。

“同学，你找谁呀？刚才是你扒窗户吧。”石榴魂已经飞出一半了！半晌战战兢兢扭过头来，回头一看气不打一处来，竟是他们年级出了名的捣蛋鬼梁洛飞。

一看吓住了石榴，梁洛飞扑哧笑出声来，指着石榴越笑越大声，看看教室里面，又赶紧捂上嘴，还是咯咯笑个不停，石榴又急又气。

“讨厌，走开，关你啥事！”石榴正要拿着书包打他，里面下课了。石英早从窗户玻璃上看到了姐姐，他第一个冲出教室。

“姐，老师一直不下课，急死我啦！”石英边说边往书包里又塞了塞铅笔盒。

“快走，已经开演了，等会来不及买饼子了。”石榴拽着石英手刚要走，又想起什么，甩了一下麻花辫，狠狠瞪了一眼低头踢着石头块，还不断发出吸鼻涕声的梁洛飞。文化宫和学校离得不远，出了校门拐一道弯就到了。上台阶时，石榴一手拎着书包，一手拉着石英，弟弟走得慢，书包还敞着口没扣好。

文化宫门口已经没人了，兴许是上台阶太快，石榴一个趔趄，松了一下手，那边石英已经惯性飞了出去，顺着台阶滚了两圈，停在了两级台阶中间空地上。等石榴反应过来，石英已经捂着腿半蹲着哭起来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夏天本就穿得少，短袖胳膊处已经出现了几道刮痕，其中一条还渗着血。石榴扔下书包跑到石英面前蹲下来。

“让姐看看伤哪了？”石榴想扒开石英的手看仔细些。

“姐，脚疼，呜呜……”石英疼得额头上都渗出汗了。

石榴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石英的腿和脚，“敢站起来吗？”

“疼，姐……我怕！”石英小脸拧巴着，疼得泪珠直蹿。

“我给你揉揉，别怕，姐在这。”石榴刚碰到石英的脚，石英已经嗷嗷叫了起来。

“咱上医院，小英你忍忍，我背你！”石榴又心疼又害怕，她想背石英，石英疼得不让她动。

石榴急得额头上直冒汗……

“别碰他脚，上回我踢球扭了脚就这样，疼着呢！”不知梁洛飞从哪儿冒出来，“我背他，你扶一下。”说着已经蹲下来让石英把俩胳膊绕到他脖子上，“啊，疼！”石英喊疼，想推开他。“男子汉，坚强点！”梁洛飞一脸严肃地站在原地。

石榴又急又气，“没听我弟疼吗，背不了我背！”梁洛飞没理她，背起了石英，朝医院快步走。石榴气喘吁吁拎着三个书包，一个劲儿叮嘱梁洛飞，让他小心点儿，别碰着石英。妈妈苏红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沿途路过的熟识的大人已经捎话给了苏红。三个小孩刚到急诊室，她也飞奔过来。

“骨折了，得打石膏。”刚听到医生这么说，石榴耳朵里就嗡嗡一片，“怎么这么严重呀……”石榴心里默念着、祈祷着，恨不得双手合十，祈求菩萨保佑。“早知道不看电影了，都怪我。咋不换我骨折呢？”石榴懊悔着，恨得自己牙痒痒。石安顺也骑着自行车从单位赶过来。听说是去看电影，在文化宫摔伤了，不由分说，“啪”一巴掌甩在石榴脸上。从农村老家回到城市父母家，这是石榴第一次挨打，半晌石榴脑子一片空白，苏红见状赶紧推开了石安顺。

“你还有工夫打石榴，石英还疼着呢，赶快进去看着石英！”苏红本来也气，这会儿又心疼地把石榴拉到自己身后。

“屁大点儿小孩看什么电影，看把石英给害的，要是有啥事，看我一会儿再收拾你！”石英脚踝处骨折，医生说赶上了寸劲儿了。自那以后，石英打了四个月的石膏和绷带，再往后，石榴再没去过文化宫，在家里原本话就不多，自此后更不愿意多跟家里人聊天了，除了弟弟石英。

石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医院被爸爸打的那一巴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众人面前打了她，还是因为恰恰让梁洛飞看见了她挨那一巴掌，总之，她像患上了“情绪闭合症”，跟父母更不亲近了。倒是有一点，石榴比以前学习成绩好了，在年级排名比较靠前。初中时，梁洛飞和石榴分到了一个班，估计是梁洛飞上次背了石英的缘故，石榴对他也没那么多敌意了。不过，石榴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学习上的“差等生”，体育上的“尖子生”。

人与人之间，就是一次遇见和一次别离。有些人，遇见和别离只有一刹那。而梁洛飞和石榴的遇见和别离注定要用一生来完成。

.....

第二章 你裤子上脏了

石榴特别不待见梁洛飞，他总挂着擦不净的鼻涕，夏天脸上常有着黑黑的汗印，身形高大，晒得乌黑，头发也是长长短短的，从你身边走过总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。上课自己不听就算了，临近同学都不能消停，不是捣乱同桌，就是捅一下前排或者捏一下邻桌的同学，换了一拨拨的同桌，班里实在没人愿意跟他坐，同学在背后管他叫“梁洛匪”。老师不知叫了多少次家长，最后跟梁洛飞爸下通牒：“再上课捣乱别的同学就给他调班。”然而，对于石榴来说，不幸的是，初三时她“终于”跟梁洛飞成了同桌。

石榴前排的宁婷婷，转过头对着石榴幸灾乐祸，一吐舌头：“石榴，挺住，我们都倒下了，你千万挺住！”

石榴找班主任赵老师抗议：“梁洛飞打扰我学习，我是要考重点高中的，跟他坐同桌学习会受影响。”

赵老师拿起水杯，抿了一口：“石榴，你可是咱班的学习委员，有责任带着学习不好的同学一起进步。”赵老师吹吹漂浮的茶叶末，喝了一大口，把茶缸盖扣上，扶了扶眼镜，慢条斯理地清了清喉咙：“先坐一段时间，他要是再捣乱，老师肯定把他调开。”“我，我不……”石榴本想再说，看老师已经落座，低下头开始批作业了。“已成定局！”她只有耷拉着脑袋回班。一进班，看到梁洛飞斜靠在自己旁边的课桌上，正手舞足蹈比画着，石榴更心烦了，她恨不得赶紧初中毕业，一天都不想和这样的人同桌，以后怎么熬呀……

班里都是一人一个独立课桌，用布桌椅套罩着，只是学校要求把两张课桌拼成双人桌。石榴个子高，坐最后一排，她故意把课桌使劲

往旁边拉了又拉，也没搭理梁洛飞。“忘恩负义，以为谁愿意坐这儿！”梁洛飞用卫生纸擤了一把鼻涕，随手揉成团扔进了书桌，然后把书桌往旁边也使劲拉了一把，还故意把书桌拽出刺耳的声音，惹得全班同学都回头看他俩。夏天本来就热，只有教室顶上两个大风扇“呼哧哧”转着，外面知了叫一阵歇一阵。自习课上，石榴刚从梁洛飞擤鼻涕的恶心劲儿缓过来，安下心开始做一张试卷。一股酸臭的味道让她再也思考不下去，她下意识看了看旁边，“你上课脱鞋，梁洛飞！”石榴眉毛都竖起来了，她赶紧捂住鼻子，没好气地喊：“快把鞋穿上，你球鞋不洗吗？讲不讲卫生！”石榴觉得自己快不能呼吸了。殊不知，这仅仅是他们同桌的开始。

梁洛飞喜欢玩各种小动物，特别爱爬行动物，从养蚕到玩蚯蚓、抓乌龟、逮蛇，甚至生物课上还偷偷带着男生解剖青蛙，他胆子很大，没有不敢干的。为此，班上男生都很崇拜他，对他言听计从。女生却对他又恨又怕，退避三舍，怕梁洛飞拽她们辫子，把死泥鳅扔她们身上。

这天，上课铃响了，石榴从教室外面走进来，只见梁洛飞吹着口哨，佯装从桌子上刚睡醒，还打着呵欠。石榴总觉得他有猫腻，却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懒得继续猜了，坐定下来，她从课桌里打算抽出下节课要用的课本，突然，石榴摸到一个软软的、黏黏糊糊的东西，她侧脸下意识瞪了一眼梁洛飞！慢慢从书桌里把那团东西取出来，竟是褪下来的“蛇皮”！此时此刻，换作别的女生估计得晕过去，只见石榴一脸镇静，不慌不忙把东西扔到梁洛飞面前，“本姑娘从五岁就开始玩这个了！”梁洛飞一时傻眼了，原本等着看场好戏，挫挫石榴趾高气扬的气势。他哪知道，石榴在老家农村都见过也摸过这些。

从此，他上课再也没敢捣乱过石榴，他算是被“女中豪杰”降服了！